

# 國旗飄揚

羅烽著

新演劇社戰時戲劇叢書  
讀書生活出版社總經售



\$0.20

國 旗 飄 揚

劇 本

羅 烽 著

漢 口

讀 書 生 活 出 版 社 總 經 售

● ●  
國民廿七年六月初版

國  
旗  
飄  
揚

著者  
主編者  
出版者  
總經售

羅  
新演劇社  
戰時戲劇叢書社

讀書生活出版社

漢口 交通路三十一號  
廣州 教育路銘賢坊三號  
重慶 武庫街一百號  
天馬書店  
新馬書店  
全國各大書店

經售處

實價國幣二角

● ●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 戰時演劇叢書緣起

自抗戰以來，戲劇藝術雖說空前地發揮了它的效能，可是我們並不能就認為戲劇藝術本身和它的社會效果已得到最高的完成，事實上目前的戲劇還處在相當貧弱的地位，還須得我們從理論、創作和技術諸方面作更大的努力，才能使戲劇藝術——這一鋒利的武器充分地發揮出它原有的效能。我們這一「戰時戲劇叢書」就是我們作這樣努力的結果。我們深知我們提供的這個果子是很微小的，不過我們相信，它絕不是敗壞我們民族戰士的抗戰味口的，正相反，它不但會適合，並且還能增高我們民族戰士（每個中國人都應是民族戰士）的抗戰口味！

一九三八年五月

# 國 旗 飄 揚

## 第 一 幕

時 間：

一 九 三 八 年 二 月 間。

地 點：

山 東 滕 縣 縣 政 府 內， 縣 長 私 寓 的 會 客 室。

人 物：

縣 長—— 一 個 勇 爲， 寡 言， 幹 練 的 中 年 政 治 家。

縣長太太——一個典型的內助。

警察局長——性浮躁但勇敢，比縣長年輕。

徐蘭舟——劣紳，荒淫無恥的老道學。

黃筱山——劣紳，一個土豪。

吳金——一個老實到可憐的僕人。

### 置景：

正面壁上懸總理遺像，像下置長型琴桌一張，桌上有書籍，古瓶，坐鐘等物。中央是一張圓茶几，几上鋪以白布，並置茶具。几周有木椅四把。天棚交懸着萬國旗，交叉點掛一精美的小宮紗燈。左上角一門通臥室，右下角一門通戶外。右壁之間有面較大的玻璃窗，臨窗爲縣長的小辦公室，桌上有文具，檯燈及電話。壁上並懸和平之女神的油畫一幅。

### 開幕：

靜場。落日的餘輝，由玻璃窗射進會客室內，光條漸漸縮短，會客室內也漸漸在昏暗下去。外面成羣的歸鴉，呱呱地的亂叫着。而會客室內琴桌上的坐鐘敲了六下。稍頃，縣長太太着素裝，拉開臥室的門，踱進會客室里來。

太太 每天都是一忙忙到晚，連飯都不顧喫啦，這真是國難連人也得跟着遭難！……吳金，吳金，她一邊扳開門旁的電燈開關，於是精美的小宮紗燈亮了。可是，還不見吳金來，因此，她拉開通戶外的門，大聲地叫着：吳金……吳金……（還是沒有回響。於是她又賭氣關上了門）這該死的老東西！真沒辦法。

吳金 （慌慌張張地推門進來）呢，呢，是您喊我嗎？

太太 又玩着你那隻瞎眼蟲，是不是？

吳金 呢，不，我哪里還有這個心思哩？

太太 沒有那爲甚麼我差點兒喊破了嗓子，你全聽不見我知道，喫完了飯，你又睡你的太平覺去了，哼，反正你心有底，縣長不在家……

吳金 您冤枉我，您冤枉我，您不知道……

太太 我可哪知道！你不用騙我，你是沒有長騙人的嘴的，拿鏡子自己照照吧，那沒睡醒的眼睛還紅着呢。

吳金 您又來冤枉我，您不知道……

太太 吳金，還跟我強辯嗎？去，到前面看看縣長回來沒有。

吳金 可是，我不能幹了，太太！

太太 甚麼？你要脾氣嗎？

吳金 哪里敢，我要請長假。

太太 你另有高就啦，是不是？

吳金 不是的，太太，因為我的老伴來死逼着要我立刻回家……

太太 爲甚麼？你可願意嗎？

吳金 我怎捨得離開這兒呢，可是，她死逼着我走，她說：莊子里十家有九家全逃光了！

太太 逃光了！日本兵離這還有一百多里，就全逃光了！

吳金 有甚麼辦法呢，不逃？我們又不能等着死啊！

太太 吳金，你以為逃就是好辦法嗎？（她走近窗子，注視着外面，心里有點兒焦慮）

吳金 我也沒有主意……

太太 讓你老伴搬到我這里好不好？

吳金 這未必是久遠之計，時局吃緊的時候，縣長跟您不也一樣得走嗎？

太太 縣長說過：我們至死也不能離開滕縣城……

吳金 太太，這個，我不敢信……

太太 不過，縣長是這樣說過。吳金，你放心好啦，就是我們走，也必定帶着你們一塊兒走的呀。

吳金 （意外地感激）謝謝您，那末，我就告訴她立刻回去搬來吧？

太太 好，然後，到前面看看縣長回來沒有。

吳金 是。（下）

太太 （焦慮地望着窗外）天全黑了，還不回來！（離開窗子，踱着，莫可奈何地）這真是，國難連

人也得跟着遭難……

（敲門）



太太 請進來

局長 (推門入脫帽爲禮，然後很隨便地坐在茶几旁的一張椅子上) 異之怎還不回來呢？

太太 誰說不是

局長 早晨他給我電話，讓我五點半以後來。我已經在前面等了半點多鐘了。

太太 你知道異之下鄉嗎

局長 在電話里他說過，去幾個人？

太太 他一個人也沒帶哩，我就是着急這一點，這樣兵慌馬亂的時局……

局長 (站起來，拿帽子) 我去迎他去……

太太 您到哪兒迎他，去迎不着，究竟他到哪個莊，全不知道哩。

局長 (頹然坐下，領悟地) 呃，是的，那末，我還是等他一會兒，因爲異之說，有要緊的事情，要跟我

商量的。

太太 (輕聲地，焦慮地) 這兩天吃緊得很哪！

局長 (突然把制帽扔到茶几上) 您想怎會不吃緊呢？據確報，敵人的大部隊由鄒縣，由兩下店

開始向北移動，有進犯我們滕縣的模樣，可是，鄒縣滕縣間以至於到臨城，這一百多里之間，連我們軍隊的影子全不見。現在，城里，四鄉，真是混亂極了，商店自動歇業，老百姓東奔西逃……這種情景，把我的心全弄惶惶了，照這樣下去……哼。

太太 我們求援的電報，不知道能不能發生效力？

局長 即使發生效力，恐怕也來不及了！

太太 來不及？來不及可怎麼辦呢？

局長 我看，將來我們還不是跟着老百姓一道去當難民！

太太 您說是丟了城逃跑嗎？

局長 敵人若是圍上來，我們死守在這里，有甚麼用啊！

太太 不過，異之他說過：我們至死也不能離開滕縣城的……

局長 他說？

太太 是的。

局長 憑着甚麼呀？想用百十個警察，去抵抗敵人的飛機，大砲，坦克車嗎？……異之可真有點兒

奇人異想，那不行！

太太 我也是這末想哩，可是，他總是說有辦法，有辦法；可是有甚麼辦法呢？我問他，他又不肯說：

……

局長（微笑）說說可就沒有下文了，這正是政治家應有的手段，當主腦人的，首先要知道怎樣鎮定人心，而且，還要做個樣兒給人家看看。可是，一到危急的時候，瞧吧——

（吳金上）

太太 還沒有回來嗎？

吳金 回來了，（向局長行禮）在前面跟趙科長談話，馬上就過來。

太太（鬆一口氣）回來了……

局長 這一天真够他受的。

太太 有甚麼辦法呢，反正這是人遭難的年頭！吳金，再去告訴縣長快點兒過來，你說局長等他好久了。

吳金 是。（下）

(稍頓)局長燃着一根煙捲)

太太 (抱歉地)您看,連煙都忘給您了。

局長 (吸一口)我要忌煙啦。

太太 爲甚麼?

局長 (正經地)我要學學異之的做人,可是,我覺得甚麼都能學,惟獨他那種鎮靜,臨大事從容不迫,我是萬難學到的。(站起來,圍着茶几躡着,自責地)說實話,這幾天簡直把我弄得二心不定:有時候我想不顧一切地……一走了事;有時候……我想痛痛快快地幹一下……真的,敵人把中國人欺負得太苦啦!……可是……叫我怎樣去幹呢?我覺得無從下手,而且也毫無把握。

太太 (聽到脚步聲,突然地)異之來了。

(縣長上,風塵僕僕的樣子,面有難色)

縣長 (向局長,強做笑容)失陪了,失陪了!

局長 (熄了烟)得到甚麼結果呀?

縣長 情形很糟，老百姓幾乎逃光了，現在，這沒有保障的地方，我就沒有理由可以把他們留住不走。（走近局長，坐在椅子上，聲音忽然降低）今天我得到一個非常壞的消息——（縣長太太被吸引到茶几之前愕然地）

局長 敵人迫近了嗎？

縣長 （憤然地）比這還惡幾倍……

太太 甚麼？

局長 （本能地丟掉了手里半根烟捲，拉把椅子坐在縣長對面）呢？

縣長 徐蘭舟和黃筱山這羣東西已經組織了一個治安維持會，徐爲會長，他們製了很多太陽旗，僞滿國旗，又預備了很多的牛和酒，準備迎接敵軍……

局長 （截斷縣長的話）喂，這消息可確實嗎？

縣長 十之八九……

局長 那，那趕快把這羣狗東西看起來！

太太 對，找着證據，就把他們就地正法！

縣長 (搖頭) 現在還不是時候, 假如我們採取這斷然的手段, 那些餘黨, 匪徒, 必然要乘機舉事, 滕縣的治安就越發不可收拾了, 同時, 也必然妨害我們的工作。實在的, 目前我們的實力, 無論如何也敵不過那些土豪劣紳的。

局長 (焦躁地用拳敲着茶几) 那末, 我們該怎樣辦, 難道就眼看著這些狗東西, 任意猖狂的幹嗎?

縣長 (冷靜, 泰然地) 老兄, 別着急, 我覺得現在我們應該趕快施行第一個步驟: 你立即選派幾個幹練忠實的便衣警長, 分別監視徐蘭舟與黃筱山的行動……

局長 (不同意地) 不馬上把他們一網打盡, 派人監視, 我以為是多此一舉的……異之, 你想, 他們既已打定主意當漢奸, 還會無緣無故地離開滕縣城嗎?……所以, 我以為派人監視, 是有點兒多此一舉的。

縣長 不絕不, 這是有意義的。

局長 可是, 我就 不出來這種意義在哪里, (做猜測狀)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縣長 (微笑) 不要急, 等機會一到, 我就毫不遲疑地把他們一網打盡……曉得嗎, 老兄, 現在, 切



記住：我們萬不可打草驚蛇呀！

局長 怎麼？還要等機會呀？再等，日本兵怕要進城啦！

縣長 不會這樣快的，祇要我們肯幹，肯犧牲，我們就不能眼看着敵人攻進縣城的，同時，我們也不能眼看着漢奸逍遙法外！

局長 （懷疑地）這就好，我等着看看你倒是玩的甚麼法術。

縣長 （鎮靜地大笑著）等着瞧吧，老兄……

（吳金上）

吳金 報告縣長，徐老爺和黃老爺要見見您。

縣長 哪個徐？……

吳金 就是……徐蘭舟和黃筱山二位老爺。

縣長 請他們來。

吳金 是。（下）

局長 （急躁地站起來）送上來了！送上來了！

縣長（也跟着站起來）老兄，請到臥室里坐一會兒好嗎？

局長 你們有甚麼祕密要背着我不，我要聽一聽。（說完又坐下了）

縣長（莫可奈何地）我真怕你，那末，等一會兒，請你少說幾句話好不好？

局長（微笑）好的，祇要你不讓我做個啞吧就行……

縣長 謝謝你……

（外面有好幾個人的脚步聲）

（縣長用手勢示意其妻入臥室）

（縣長太太下）

（吳金推開門，徐蘭舟與黃筱山先後入，縣長迎上去）

縣長 久違，久違。

徐蘭舟（作揖爲禮）一日不見，如隔三秋。

黃筱山 唔，局長也在這兒，真湊巧。

（局長免強笑一聲，並沒有站起來）

（吳金挪茶几旁的椅子讓坐）

（徐黃坐，縣長亦坐）

縣長（命吳金）倒茶。

吳金是。

（吳金倒完茶，又自動給徐黃拿烟）

徐蘭舟 近來敵人犯魯，勢如破竹，連日陷曲阜，下鄒縣，不日又將南攻滕縣，庶民苦矣！

縣長 閣下認爲敵軍可畏嗎？

徐蘭舟 猛如虎，而狡如兔，其速如閃電，可畏哉！

縣長 然而，我以爲敵軍並不足畏，所畏者是一些沒有靈魂的，賣國求榮的漢奸！我們以往的失利，多半是因爲這羣不顧民族利益的東西，以軍事機密，以父母的遺體出賣於敵人，獻媚於敵人的結果。

局長（不能忍耐地）這種東西，真是死有餘辜！

（縣長給局長使個眼色）

黃筱山 局長的話說的對。

徐蘭舟 時逢國蕩，亂臣賊子是在所不免的……

局長 是凡亂臣賊子就該殺！

縣長 不教而殺也不算是好政策，我以為有些準漢奸可以用政治力和大義去說服他，感化他的。

徐蘭舟 不教而殺非仁也，日本人就犯這種毛病，你看，雖然他們殺人盈城盈野，中國人却不能被他們的威武所屈服，溯本求源，這就是他們不仁的緣故。

縣長 不究既往，我們從蘆溝橋事件發生將及八個月的，敵人的不斷的暴行作證，閣下認為敵人將來還有用仁的一天嗎？

徐蘭舟 這個我倒不敢斷定，不過，我們禮義之邦，假如盡以禮義待之，那倒是有感化他的可能的。

局長 （率直地）徐先生，你趕快取消你的議論吧，這是漢奸的論調啊！

黃筱山 怎麼這是——

縣長 （息事寧人地）不，不，我覺得徐先生的議論，也不是沒有道理，那末，閣下所說的以禮義待

之，還有沒有具體的辦法呢？

徐蘭舟（向黃筱山看一眼，故意反問）具體的辦法嗎？

縣長 是的。

黃筱山 有是有的，我們今天來，就是爲這件事，因爲這事有關老百姓的生命財產，我們大家要審慎地討論一下，恰好，湊巧今天局長也在這里，我們很快就可以把這問題解決了，我以爲快一點兒解決是對的，因爲敵人已經迫在目前啦！

局長 我也有參加討論的必要嗎？

徐蘭舟 當然，當然。

縣長 吳金。

吳金 有。

縣長 下去，喊你的時候再來。

吳金 是。（開門）哦，天陰得這末沉，快下雪了。（下）

縣長（奇異地）天變得真快！

局長 人心變得比天還快呢，你沒瞧見嗎，連平日自命不凡的偉人，現在也變了敵人的走狗啦！

縣長 談正事，談正事，徐先生，您的意見如何呢？

徐蘭舟 民爲邦本，爲地方官，當以民意是從，而今，所謂我的意見，也就是民衆之意，我們不過是向你傳達民意罷了。

縣長 客氣，徐先生德高望重，周同願聆教言，而從民意。

徐蘭舟 寇深矣！不知公台對於吾縣民衆有何妥善安排？

黃筱山 聽說日軍已經由兩下店，開始向滕縣移動啦！現在，我們連一兵一卒全沒有，我們能夠讓老百姓們束手就斃嗎？

縣長 安排民衆的計劃，是早就有了的，不過是否妥善，那要看將來我們的團結的力量如何，和犧牲的精神如何。

黃筱山 據說縣長已經開始到四鄉組織民團，確實嗎？

縣長 不錯的，這種工作已經嫌太遲了，不過，滕縣民間藏槍已登記者就有八萬多枝，這八萬多枝利器，若是交給八萬多個不願做日本帝國主義的奴隸的民衆，配合國軍作戰，必然能給予



敵軍重大的打擊的……

徐蘭舟 待國軍至，恐際縣早淪為敵手！民將何堪！

縣 長 不會的，即始不幸言中，民衆有了武裝，他會知道怎樣打擊敵人，保衛鄉土，不至於向敵人屈膝的！

黃筱山 可是，事實未必能這樣吧？大多數的老百姓，全是希望安居樂業呢……

局 長 全中國的人民誰不願意安居樂業呢？但是在敵人的飛機，大砲，刺刀下的人民，恐怕連安居樂業的美夢都做不成啊！

縣 長 這話是對的。

局 長 誰敢說不對！

徐蘭舟 凡事均在人爲，日軍固殘暴，然而，我們若是以禮義報之，他們必定也報之以禮義。

縣 長 願領教，若是徐先生的辦法合理，我就立刻照辦。

徐蘭舟 這要看公台肯不肯容納民衆的意見了。

縣 長 祇有貪官污吏，他才背叛民意呢！周同裏政雖殘，可是，徐先生看見我甚麼時候有過……

徐蘭舟（截斷縣長的話）公台愛民如子，已昭昭於人之耳目，所以，這一次我們才敢不揣冒昧，代

表縣民向公台請願，日軍且夕將至，日軍素極痛恨政府官員，故公台留此，必殃及百姓……

縣 長 這意思是讓我即早退出縣城嗎？

黃筱山 是的，這是兩全其美呀。

縣 長 這就是民意？

（局長突然站起來，不能遏止的忿怒形於色，離開坐位亂踱着）

徐蘭舟 就是，願公台保持愛民之榮譽……早日離城。

黃筱山 是的，這是兩全其美呀！

徐蘭舟 據吾所知，縣庫裏尚存二萬餘圓，望公台移交維持會作招待費。

局 長 （忽然停住脚步，厲色地）招待誰？

黃筱山 （毫無慚色地）招待日軍。

（這時，狂風大作）

縣 長 （力持鎮靜）諸公的意見，確是兩全其美的，然而，我却不敢採納，請原諒。

黃筱山

(盛氣凌人地)既然知道是兩全其美,爲甚麼不敢採納?

縣 長

(霍然按几,厲色地)周周是國家的命官,政府不令退,我有守土之責!日本帝國主義乃是中華民族的仇敵,我已決心與城携亡,我看誰敢迎?

徐蘭舟

(指責地)您要背叛民意嗎?

黃筱山

(盲從地)可是啊。

縣 長

(不能忍耐地忽然站起來)我這是遵從民意,我這是遵從四萬萬不願做奴隸的同胞的一致的意見!

徐蘭舟

您要思之再四!

黃筱山

是啊,好好考慮考慮吧,這不是逞英雄的事兒!

局 長

(粗鹵地)你們發瘋了!

徐蘭舟

確是應當考慮的……

縣 長

(堅決地)我再也沒有考慮了!突然將萬國旗中的日本旗撕下來,鋪在茶几上)我與日本帝國主義,勢不兩立!

徐蘭舟 你這無異於置人民於水火之中了！

縣 長 我與人民共生死！我與國家共存亡！

黃筱山 還是考慮考慮吧。

縣 長 （憤然地將局長的短刀抽出來，咆哮地）誰要再讓我考慮，我就認爲他是我的敵人（言

畢，即將短刀插在茶几上，刀尖正對着旭日章）

局 長 我要逮捕敵人交給民衆處決！

黃筱山 你睜開眼睛看一看哪！

局 長 我早就看清蒂啦，一副漢奸相！

徐蘭舟 好好，你任意誣陷，你給我找出證據來，否則——

局 長 你們的行爲就是你們的證據，還要叫我把你們預備好的偽滿國旗和日本國旗搜出來嗎？

黃筱山 誰敢搜？

局 長 狂暴的東西！你以爲我怕你們的勢力嗎？

縣 長 沒有話再跟他們說，（揮手）請你們出去！

（徐黃似有懼意，同站起，欲退）

局長 太便宜了，讓他倆給總理遺像跪半點鐘，讓他們向總理悔過！

（徐黃已向門走去）

縣長 （揮手制止之）算了吧。

（徐黃下，開門時，看見大片的雪花）

（縣長太太上）

縣長 讓已經黑了心的人悔過，那簡直等於給他作惡的機會！

太太 你這樣放他們走，他們會向我們報復的！

局長 還是把他倆抓回來！

縣長 不必，還是派人監視他們的行動好啞。

局長 我這就打電話。

（走向辦公桌，他預備搖電話機柄，電鈴却先突然丁丁地響了）

局長 真搗亂！（拿起電話筒）喂喂，哪兒……車站……是的……請縣長說話……好好，這就來。

（縣長有點奇怪地走過去，接過電話筒）

縣長（輕聲地）我是周縣長……你是……啊……（興奮地）王師長……剛下火車，住在哪  
里？（手舞足蹈地）……這末大的雪怎能搭帳篷住呢？請馬上開進城里來……不，這怎  
能說擾亂人民呢？滕縣的人民，盼國軍全盼瞎了眼！請師長立刻開進城來吧，這里已經預備  
了好多的空房子……肺腑之談，不該拒絕……那末，唉（焦急地）我這就到車站去（丟  
開電話筒，喜出望外地）哈哈，我們的援軍開到啦！

（縣長太太愕然不能言）

局長（牽起縣長的胳膊，發狂地）走啊！去迎接我們的援軍！

縣長不，你不能去——

局長（生氣地摔開縣長的胳膊）爲甚麼我不可以去？

縣長我們的時機到了，你趕快把那兩個東西逮捕起來吧！

（縣長光着腦袋，像陣旋風似地跑出去。）

（門大開着，狂風把大片的雪花吹進會客室里）

太太（趕上去，站在門里喊）戴帽子呀！戴帽子呀！  
局長（忽然驚醒似地）好，讓他們睜開眼睛看看！

（局長跑下）

（縣長太太興奮地走到茶几前，她看見插在茶几上的短刀，突然歇斯迭里地大笑起來）

（吳金上）

吳金（驚愕地呆立在門口）怎回事兒，全跑了？

（縣長太太看吳金一眼，仍大笑不止）

吳金（驚怯地）怎麼，太太日本鬼子打過來啦嗎？

太太（拔起短刀，向日本旗上砍一刀，大聲地）來啦！

吳金（不知所措地張開兩手）這可怎麼辦哪？

（縣長太太更加狂笑起來）



第 二 幕

時間：

兩天後的早晨，大雪初晴。

地點：

滕縣東北九十五里的一個大鎮：城前集，周士元的家。

人物：

周士元——前任費鄒滕泗四縣聯防團長，年老，鬚髮蒼白，但身體健壯，性極爽直。  
周妻——一個耳聾，眼花，吝嗇的老太婆，不出場。

翠英——周的獨生女，二十歲左右，性豪爽，大方不拘，類似說部中的女俠。

王亮——中年周舊部的大隊長，是一個斷了右腿的，拄着拐杖的殘廢人，沉默的勇士。

趙公德——城前集村民代表

胡佐區——劣紳救國投機家

黃以元——縉紳周子元的老友，均七十餘歲

邱厚山——

周縣長

### 置景：

右上側爲一面土炕，長度約佔舞台五分之三。炕上敷藍布，炕的下方有疊好的粗布被二三床。炕當間放着一張小茶桌，桌上擺着古舊的茶具與文具，並有水烟袋一隻。牆上掛着棉衣和皮帽。右下側在炕的頂端是一面與炕的寬度相等的紙壁，紙壁後的五分之二，即做爲通

其他房間的內室。正面中間爲房門，兩邊有較大的玻璃窗各一，可以讓觀衆看見室外的人影的活動。地當中，有一張大八仙桌，其周圍置有紅坐墊之太師椅四把。左側牆角下有一個兵器架，架上插着槍刀劍戟這類舊武器，並有步槍二三支戳在架旁。

### 開幕：

王亮拄着拐杖，靠着門左邊的玻璃窗子向外望。可以聽到用木鍬的除雪聲，由近漸遠，由輕快轉爲遲緩。雪後初晴的太陽，以冷淡的光綫射在窗子上。老公雞斷續地啼着鳴。王亮常常是不以爲然地搖擺腦袋，而且苦笑着。

王亮（自語地）奔波一輩子，到這時候還不肯享一天的福，唉，死啦算完！（他走過去推開門，站在門裏邊喊）行啦，老伯，有條道兒就行啦，還打掃甚麼呢？

周士元（在外面）唔，這就完，這場雪太大啦。

王亮 真的，幾年來就沒有下過這麼大的雪。

周士元 這是豐年的預兆啦。

王亮 老伯，這是天道反常！

周士元 也許是吧，不過，我總覺得沒有多大反頭似的，王亮，你說呢？

王亮 算嘍吧，老伯，你打掃個千乾萬淨，鬼子來了，也不會感謝你的！

周士元 你當我給他們打掃啊，呸！王亮，你可真把我這把老骨頭看得不值一個大錢嘍！（木鍬擲在

地下的聲音）

王亮 （哈哈大笑起來）老伯，我若不激你，你不會把木鍬扔下的。

（周士元走到門前，隔着門限，用袍襟拂着腳上的雪）

周士元 （微笑地）嘿，嘿，這小子，（向王亮的肩膀上拍了下）你還不知道嗎？我就是這樣個脾氣：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

王亮 （傷感地）正是這樣，咱們把人所應該享受的幸福全扔掉嘍！（隨後他用袖子拂着周士元脊背上的雪花）

（周士元走進門來，王亮關上門，跟過來）

周士元 你總是這末說，（走近小茶桌，拿起水烟袋，點着紙捻，坐在炕上）我像你這般年紀，我就知

道吃苦，不知道甚麼叫做抱怨……

王 亮 (嘻笑地) 這話我也是聽絮煩了，可是，老伯，你像我這末大年紀，也缺過一條腿嗎？

周士元 (吸一口烟，噴出來) 嚙，又是這句話，又——是這句話，你可真不該讓你的光榮，總跟着你的這張壞嘴受折磨呀！

王 亮 老伯，現在若是提起這個呀……我就更要發牢騷，我王亮可不是好罵世的人，老伯，你總知道，我王亮可不是好罵世的人……

周士元 (搖手制止) 我知道，可別再說那些了，王亮。

王 亮 (氣憤地頓着拐杖) 我死了也不能負這口氣說甚麼？這就是亡國的年頭兒！

周士元 (莫可奈何地) 唉，唉！

王 亮 可不，說說心裏還痛快，這算甚麼勾當，太平無事的時候吃糧拿餉，風聲一不對，可就像兔子一樣咬着草根藏起來啦！

周士元 王亮，咱們不要說這話，傳出去，好像咱們丟了官眼氣似地，其實，這又算甚麼稀奇呢？從來做官就是這樣的，我可看得太多啦。

王亮 倒不是眼氣，說句公道話，他們是有點兒不配！我知道這些傢伙安的甚麼心，他們是等風聲再一吃緊，就一股烟兒溜之大吉，老伯，你說這話對不對？

周士元 （又裝好一袋烟）像這樣若無其事地混下去，可着實不是個好現象……

王亮 （搖搖頭）有傢伙的都是這樣怕起來，怎能給老百姓仗胆呢？

周士元 叫我也不得不發句牢騷，這年頭兒，官是官，老百姓是老百姓，老百姓窮得沒褲子穿，也要維持做官的發財，做官的可不高興保護老百姓的生命！做官的見了老百姓不欺負，總覺得是罪過，可是，他們連東洋兵的影兒還沒看見，却嚇得肉酥骨頭軟啦！

王亮 這真可恥！我就不相信日本鬼子比劉桂堂那傢伙還兇上多少倍，我碰過劉桂堂，有機會，我非碰碰日本鬼子不可！

周士元 王亮，你真是雄心不死，（傷感地）可是，你已經是身不由己囉！

王亮 （急走兩步，然後坐在一把太師椅上，興奮地）老伯，你說我的腿嗎？不礙事，祇要有這根拐杖，一天百八十里還是像蹦蹦玩兒一樣，老伯，你肯出頭號召嗎？我很想領一把人跟鬼子們碰碰！

周士元 (放下烟袋,順了順鬚鬚站起來)這這全是不合法的勾當啊!王亮,說正經事,我想……

(翠英提個空菜籃子從外上)

翠英 (氣憤,突然地)氣死我啦!爹。

周士元 怎么回事兒?

翠英 (走近八仙桌,把菜籃子往桌上一頓)一宿的工夫,一斤白菜就長了五分,一堵氣,我打了

賣菜的一個耳光,我甚麼也沒買就回來了。

周士元 一個姑娘總好動手動脚地,你打賣菜的幹甚麼?這不怨他長價,一些漢奸們都把白菜偷偷

地運給東洋兵咧!

王亮 打也不多,越到這節骨眼兒,生意人是越會投機,媽的!簡直該殺!

翠英 爹,這兩天逃難的可真不少哩!

周士元 時局吃緊啦!我方才跟你王大哥還沒有說完,我想你們也該躲躲了。

翠英 誰呀?

周士元 自然是王大哥,你跟你媽咧。



王亮 (搶着說) 那末, 老伯你呢?

周士元 我要守着這點兒祖產東洋兵不來便罷, 來了, 我就可着這把老骨頭跟他們拚!

翠英 (搶着說) 要拚就大家夥兒一道拚, 因甚麼要分老少呢?

王亮 是的, 或則翠英跟伯母躲躲也好……一個太年輕了, 一個太上了歲數, 又是耳聾眼花, 到甚

麼時候, 全需要一個照應, 至於我呢, 我是生有時, 死有地的, 大家全跑光了, 我王亮也不能離

開這塊土啦, 老伯, 我從小就沒有爹娘, 全是你把我撫養到這末大, 二十多年我沒有離開過

老伯, 時到今日, 我王亮還要給老伯做個伴兒……

周士元 王亮, 我明白你的心思, 可是, 你打量打量自己的腿! 我是主張你照顧着翠英跟她媽暫時躲

一躲的……平靖之後, 你們再回來。

翠英 我算不躲, 媽願意, 媽自個兒走, 我怕甚麼呢? 打過中國人, 難到外國人我就不敢打了嗎? 爹, 你

不要小瞧人吧!

周士元 (莫可奈何地) 你們, 你們…… (走向小茶桌, 又拿起水烟袋來)

(馬鈴響, 稍頃, 趙公德上)

周士元 (轉過身來驚喜地) 呢, 貴人。

趙公德 (走過來, 慢吞吞地) 好久不來嘍。

翠英 (行禮) 趙大叔。

王亮 (站起來, 自做聰明地) 有甚麼事兒吧? 趙大叔。

趙公德 (坐在炕上) 王亮, 讓你猜着啦, 趙大叔是個夜貓子, 無事不進宅的……

周士元 (鎮靜地靠近趙公德的跟前) 我也能猜到, 你是來報告壞消息: 前方吃緊啦, 是不?

趙公德 嘿, 嘿, 你一猜就猜……錯了……

翠英 (不耐煩地) 誰知道, 趙大叔說話總是這樣慢, 差點兒急死人!

趙公德 可是, 趙大叔辦事可不慢, 我一接到信, 馬上就騎着馬來給你們送信, 你知道嗎? 在午飯以前,

周縣長來訪你。

周士元 (驚異地) 怎末, 父母官來訪我, 哪兒來的話, 若不是你跟我開玩笑, 那就是謠言!

趙公德 說甚麼話, 這裏有信, (從衣袋裏拿出信來, 遞給周士元) 你看, 這是以元和厚山派人送來的, 他叫我趕快傳信給你的。

周士元 (看信，遲疑地) 以元和厚山我這兩個老朋友是不會撒謊的吧？

趙公德 這，這說的甚麼話，信上不是說，叫你預備午飯嗎？

翠英 預備甚麼，連菜都沒有。

王亮 訪甚麼呢？這簡直就是給老百姓添麻煩！

周士元 即是來了，而且，以元和厚山還有信，無論如何也得應酬一下，翠英，去把那隻老公雞宰了吧，

叫你媽把鹹肉也挖出來。

翠英 (提起菜籃子，一邊向內室走去，一邊嘟囔着) 看吧，媽一定會生氣。

趙公德 哈哈，這簡直等於提前過端陽節啦，(嚥一口口水) 可惜我沒有資格做你的陪客。

(這時候，翠英和她的母親在裏面吵嚷起來)

周妻 我那雞，我那肉，全是留着過年的呀！招待縣長，我可是爲的甚麼許的愿！

翠英 我不管，爹是這樣告訴我的，我要去宰雞去啦。

(外面有紛雜的脚步聲)

(周士元，王亮和趙公德同時傾聽着)

（翠英拿着菜刀上）

周 妻 該死的，我看你若殺了我的雞，我就宰了你！

周士元 （焦急地）這老東西總是可着嗓子喊，許是縣長來啦！（趕緊走向內室）別亂叫，縣長到啦！

（翠英推開房門時，周縣長已出現在門前，王師長，黃以元和邱厚山緊隨在身後）

翠 英 黃伯伯，邱伯伯，（慌張地點了一下頭，就跑出去了）

（周士元迎上去）

（周縣長，王師長，黃以元，邱厚山同上）

（翠英在院子裏追着老公雞，雞咯咯地叫着，馬不住地響着鼻子，馬鈴一頓一頓地響了起來）

黃以元 士元，我來給你介紹一下，這位是周縣長，這位是前天才從隴海路到的王師長……

邱厚山 （向縣長介紹）這就是周士元先生。

（互相一一握手）

趙公德（在旁邊看到這種熱情，覺得意外）士元我走了。

縣長（詢周士元，指趙公德）這位是誰？

周士元我的老友，城前集的村民代表。

黃以元也是我的老朋友啊。

縣長這更好了，（伸手欲向趙公德握手，趙表示畏縮，可是，終於把手遞過去了）請坐，大家一塊兒談談吧。

周士元（向縣長與師長）二公請到炕上坐，（繼欲倒茶，但被縣長阻止了）

縣長不要這樣客氣，大家隨便一點好了。（讓周士元等）諸位請坐呀。

（四人坐在太師椅上）

（王亮欲走進內室裏去）

黃以元（叫回他）你也找把椅子坐下談談好嘛。

縣長……這位……

周士元是我舊部的大隊長，王亮。

縣長 哦，（向王亮）你的腿怎殘廢了？

王亮 這是前年在本縣剿劉桂堂的時候，被他們的機關槍切斷的……

縣長 （走到王亮的身前，以兩手親切地扣住王亮的手）噢，可敬佩的，保衛鄉土的戰士！

王亮 已經是過去的事了！

縣長 我個坐位坐下吧，現在，我們要大家討論國家大事了，（回到原位，向王師長）我們走了六  
七十里地吧？

王師長 不止哩。

（王亮從內室拿出一個凳子，靠着窗子坐下了）

縣長 我們倒沒有甚麼，像黃邱二位先生都是年逾古稀的人，跟我們在冰天雪地裏走了這末遠  
的路，真使我感激得要流淚了！

王師長 這種精神，大可以給我們晚輩做個好榜樣。

黃以元 邱厚山  
（同聲）豈敢。

黃以元 （繼續地）在這國難時期，國民應該盡可能供獻出自己的力量，救國是不分老少的，其實，

我們祇走了這末一點點的路，還值得說甚麼精神不精神嗎？

邱厚山（嬉笑而自嘲地）說起來，慚愧得很，在現在，鬍子白了的人，十之七八做了漢奸的前輩，而今，我跟以元所出的這點微末的力量，不過是表白表白不是漢奸罷了。

王師長 厚山先生真會說話，我覺得您太看重年青的人了，像我們這末大年紀，給敵人當走狗的，也不在少數哩！

縣 長（發出輕微的笑聲）大家都停止這種謙虛吧，凡事全要以事實為證的，是不是呢！現在，我們應該開始討論怎樣對付敵人的實際問題了。

（翠英提着一隻被宰的老公鷄，菜刀上塗染着鮮血，匆匆地跑進內室，大家都注視着她一眼）

王師長（向縣長）我看，我們先請士元，以元，厚山諸位先生供獻一些意見好嗎！

縣 長 很好，對的……

黃以元  
邱厚山  
周士元

（同聲）豈有此理。



黃以元 還是這一句話，我們盡可能供獻出自己的力量，聽從縣長和師長的趨使。從心說，有生以來，我黃以元還沒有看見過像周縣長這樣好的親民之官，如此微服下士，正因為這樣，我和厚山才敢不徵士元的同意，就冒昧他介紹給縣長，我已經毫不客氣地對縣長說過：自從士元卸任費鄒滕泗四縣聯防團長以後，他就立下誓再不與宦海里的人往還了！可是我們覺得周縣長……

周 妻 （突然地）好哇！該死的，你當真殺了我的鷄啊！

（衆人被這聲音驚愕了一會兒）

縣 長 以元先生請不要再重複了吧，我沒有一點兒出奇的地方，其實，一個真正的親民之官，即使在太平盛世，也不該和民衆隔離的，何況在國難危急的時候呢？……現在，諸位之所以覺得我可親，那是因為過去的政治機構不良，和官與民之間的絕對分立，給諸位的印象太深的緣故啊。

周士元 （感動直爽地）假如我周士元早就知道周縣長這樣可親，我老早就領教去了，我再不會讓消極整天折磨着我，我要在您的指導之下，重新站立起來，我要把這把不值錢的老骨頭

交給國家，當做一個小小的手榴彈，投到瘋狂的敵人隊伍里邊去！我相信，我的人雖老了，但是，我的力量還是年青的啊！難道說，我連一個手榴彈全不如嗎！

王師長

士元先生是名震全魯的老英雄，這次若是參加抗戰，那簡直像在我們的最前綫架上幾百挺機關鎗一樣，必然給敵人重大的打擊！

（王亮興奮地站起來，繼而又坐下）

周士元

祇要不嫌我老而無用，士元甘願効死！

縣長

（走過去熱烈地握住周士元的手，語氣非常沉痛地）士元先生，士元先生，就是這幾句話已經滿足我們來訪的目的了……

周士元

（興奮得發抖）不，我要把我所有的力量全拿出來！周縣長，你說一句話吧，我可以號召一萬個武裝民衆參加抗戰！

（王亮又興奮地站起來）

縣長

我代替省府任命，委周士元先生爲民團團長，並負責組織民團！

周士元

（堅決地）我要幹了！我幹了！（轉過頭來）公德兄，勞你走一趟，把集里的朋友們請來。

趙公德 (站起來，遲疑地) 我知道去請誰呢？

周士元 王亮知道，(向王亮) 王亮你一道去。

王亮 好，我去！

(趙王同下)

趙公德 (走到門口，回過頭來) 甚麼時候吃飯呢？

周士元 (微笑地) 那自然等你們回來啦。

(趙推開門時，胡佐臣上)

胡佐臣 你也來了。

趙公德 你來幹甚麼？(走開了)

胡佐臣 拜謁縣長大人。(走進來)

縣長 (問周士元) 這是哪位？

周士元 (不高興地) 這是……

胡佐臣 (走近縣長) 就是縣長嗎？(然後作了個揖) 小民是胡佐臣。

縣長 (回到原位) 哦，胡先生有甚麼事情嗎？

胡佐臣 (高興地) 小民聽說大人來到這兒……小民嚇嚇，倒很高興……現在聽說是在救國的時候

……嚇小民想向大人表示一點兒愛國的心思……可是小民……嚇嚇，不知道大人喜歡甚麼？

縣長 我喜歡有力的出力的出錢的……

胡佐臣 (搶着說) 嚇嚇我是甘願……嚇嚇……我是甘願出些錢的！

縣長 胡先生打算出多少呢？

胡佐臣 我身邊祇有五十塊錢，嚇嚇，這數目太拿不出手啦。

王師長 若是胡先生有得多，再出一些豈不是更好嗎？

胡佐臣 那末，請大人多等一會兒，小民這就回家去拿，嚇嚇，我就去。(下)

周士元 (卑鄙地) 這是個官迷！

縣長 他現在在這集里有甚麼職務嗎？

周士元 沒有，在前一任縣長的時候，他是這集里的一個保甲長。

邱厚山 他就是那個外號叫胡屠戶的胡佐臣嗎？

周士元 唉，就是這個人！

（趙公德上）

黃以元 你怎麼這末快就回來啦？

趙公德 你聽啊，王亮這小子還嫌我走得慢！他自己找去啦，他說他很快就回來，隨後就有十幾個人到這兒來了。（坐在原位）

縣 長 （向趙公德）大家的情緒怎樣？

趙公德 很好，很好，大家聽了這消息，都是磨拳擦掌地……

縣 長 （愉快地）啊，這是難得現象。我總以為中國的民衆，除了少數的漢奸而外，都是愛國的，可惜從前那種醜惡的封建勢力，使熱情的民衆沒有愛國的機會，甚至他們用極毒辣的愚民政策，不讓民衆有國家觀念，他們希望所有的民衆都是溫順的乳牛，苛捐雜稅，無微不至地榨取着他，一直到死才完結了所謂人民的義務……在中國，山東人民就是典型的代表。但是，山東的民衆真的像溫順的乳牛嗎？不是的，山東民衆的強悍性是盡人皆知的，而且山東民衆含有質樸的熱情，這些可寶貴的本質，應該用很好的政治去教育他，去領導他，讓他們

自覺地跳出黑暗的封建勢力，他們便是抗日戰綫上的生力軍，他們便是保衛華北的英勇的前衛！敵人要積極地奪取中原了，未來的山東，必定有壯烈的戰爭將接踵而來，我們要粉碎敵人的迷夢，我們單靠軍隊的力量是不够的，那必須發動民衆武裝起來，軍民切實地配合作戰，才能打跑我們的強敵！士元先生，現在，這種責任完全落在你的身上了，此後，遇到困難的時候，王師長和我盡力幫助你排除牠，一定讓我們的民團很快地長成起來！敵人已經迫近我們的面前，我們再也不能等待了！

周士元

是的，縣長，周士元再也沒有別的好說，反正我是要幹了！我在滕縣生，我也要在滕縣死！時局一緊張的時候，我就發過這樣的誓了……

（突然外邊有奔跑的脚步聲）

趙公德

（機警地站起來）你看，來得真不慢啊！

（胡佐臣上，面帶驚慌的顏色）

邱厚山

還是他。

胡佐臣

（口吃地）報告大人，亂……亂……亂了街上……上的人……亂……亂了……有一個

……拿……拿鎗的，打……打了小民一鎗把子……差差點兒……搶……去我……我的一百塊錢……這傢伙……我……大人……我認識他……他他他是楊大虎……他不大清白……他……他……

（羣衆自遠而近的歌聲，把胡佐臣的話頭打斷了）

衆 唱 打倒日本，打倒日本，除漢奸，除漢奸，大家武裝起來，大家武裝起來，救中國，救中國……

王師長 （興奮地站起來）哦，來了！

（大家也興奮地站起來）

胡佐臣 （從衣袋里取出一捲鈔票急忙走到縣長的面前）大人，快快把這一百塊錢收下吧……這，這是造反了嗎？

縣 長 （微笑着接過錢）我現在代表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向你致謝！胡先生你把救國兩大口號之一「有錢的出錢」這種力量盡到了，你不愧是中華民族的好國民。

胡佐臣 （不得要領地）這，這這……

衆 唱 （切近）打倒日本……



胡佐臣（被聲音震撼，反悔地）大人，若是反……反亂了……小民的錢……就……就沒有用處

啦吧？

縣長 不，越是反亂，才越有用處，（拋開胡，走近玻璃窗，向外探望，而後興奮地）哦，真的進來了！

（大家都向門窗走去）

王亮（幕後）兄弟們不要唱了！不要唱了！（歌聲停止，羣衆的影子在兩面窗子上活動着）兄弟們，稍微一會兒，我進去報告。（上，喘息地）來了。

縣長 士元先生，你去跟他們講幾句話。

周士元 不不，縣長講，我的嘴是不會說話的。

縣長（遲疑一會兒）好，那末我來講。

（周士元推開門，縣長走出去站在門口，衆人站在縣長的兩旁或身後，祇有趙公德留在屋裏，而且他走進內室里去）

周士元 這就是我們的父母官——周縣長，這位是王師長，兄弟們，今天召集你們來，是因為周縣長

有重要的話要和你們說，兄弟們你們要好好地聽着……

縣長

諸位兄弟，今天我和王師長來到周先生的家，是爲了和周先生討論怎樣對付日本強盜進攻我們滕縣的事，現在，已經得到一個結果，但是，我們不能不徵求諸位兄弟們的同意，現在，我有兩點要問諸位，第一點我要問：我們要不要保衛我們的家鄉？

衆聲

要保衛！

（翠英拿着一羅子飯碗，趙公德拿着一把筷子同上，翠英用揩布拭了八仙桌，隨後把六個碗擺好了，趙公德在每個碗旁邊放上一雙筷子）

縣長

對！要保衛，我們要保衛我們的家鄉，但是，第二個問題馬上就來了，我問諸位，我們要用甚麼方法才能打退殘暴的敵人？

衆聲

打！

拼命！

趙公德

對，打，拼命，打跑了還有雞吃，肉吃，翠英，趙大叔從過了年，就一點兒暈腥沒有沾唇了，（說着又與翠英同進內室）可惜，今天的雞還不太爛！

縣長

（揮着手壓制羣衆激昂的怒吼）諸位，諸位！（靜下來）兄弟們既然都有這種不怕死的

精神，我們就不難把敵人打跑！兄弟們，現在我們就要編成一支鋼鐵般的隊伍，開到保衛我們家鄉的第一線，我們要和國軍聯合起來，殲滅我們的強敵——日本帝國主義！

衆 聲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把日本強盜趕出山東

把日本強盜趕出華北

把日本強盜趕出中國

縣 長 (淒厲而悲壯地) 兄弟們，親愛的兄弟們！你們有偉大的精神，又有偉大的力量，我相信終有一天，會把日本強盜連根帶葉地剷出中國去！

衆 聲 對！

縣 長 兄弟們，現在政府給你們一個領袖，把你們周士元團長再歸還你們！

衆 聲 (譁然) 好！

擁護周團長！

擁護周縣長！

擁護王師長！

我們抗戰到底！

縣長

最後，這裏有一百塊錢，（把鈔票展開，舉到頭頂）這筆錢，是愛國的志士胡佐臣先生捐助我們的，胡先生就在這裏，（把他拖到前面）兄弟們，我們要向胡先生致謝，而且表示敬意，

鞠躬！

聲

我們不要屠戶的錢！

胡佐臣

（轉身跑進屋子裏）抓住他，他就是那個不大清白的楊大虎啊！

（突然，鐘聲響了）

衆聲

警報！

縣長

兄弟們，你們先回去，召集的時候再來。

衆聲

打倒日本，打倒日本，除漢奸，除漢奸……

王亮

（站在門口）兄弟們，不要唱拉警報！

（歌聲漸漸停止了，窗外人影消逝了）

(衆人上)

(趙公德小心翼翼地端着一大碗熱汽騰騰的鷄，翠英端着一大碗熱汽騰騰的肉上)

縣長

(向周士元) 士元先生這是幹甚麼?

周士元

請坐，我知道縣長和師長還沒有吃飯。

縣長

(沉痛地) 士元先生，我們不能吃這樣好的東西！請原諒，我們實在不能吃這樣好的東西！全中國，命運最壞的是山東人，而生活最苦的也是山東人，他們辛苦一年，甚至奔波一生，連肉味全不知道，但是，那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珍饈美味，却經常地填進貪官污吏的嘴裏！士元先生，你並不比一般的山東富有，現在你……(有點哽咽)

周士元

縣長，你不該拒絕我的好意！

趙公德

(舐着嘴唇，着急地) 是啊！

縣長

(哭出聲音來) 謝謝你，士元先生，但是，你這種好意等於侮辱我，不愛惜我！拿我當做普通的官僚和貪官污吏一樣看待了……

周士元

(無所措手地) 不，縣長，我周士元絕對沒有這種意思……

邱厚山 縣長，你誤會了。

黃以元 我們沒有一個不愛惜縣長的！

王 亮 縣長，你爲甚麼哭了？

縣 長 我很難過，諸位父老兄弟，你們若是誠意愛惜我，請把它端下去！

周士元 （感動地哭起來）翠英，你們，你們端下去。

翠 英 是，（端起肉碗慢慢走下）

（趙公德看着那碗鷄發呆）

（邱厚山，黃以元，王亮，王師長都在默泣着，掏出手帕揩淚水。）

胡佐臣 （走到縣長身前，醜態地）大人，我也愛惜你，小民願意報効大人……嚇嚇，請大人賞給小

民一個小差使。

王師長 好，那末就請你加入民團吧！

縣 長 對的，這是個好機會。

（突然鐘聲緊急地響了）

王亮 真的欺負到頭上來了！

（趙公德端起鷄碗遲緩地向內室走去）

胡佐臣 （失望地）嚇嚇，大人，這個……

縣長 這個很好，出了錢，再出力，這是一等的好國民。

（飛機聲隱約可聞）

胡佐臣 哦，飛機，飛機！恐懼地跑出去）

（少頃，馬鈴忽然響起來）

趙公德 （將走進內室，聽着馬鈴聲，又端着一碗鷄慌慌張張地跑出來，大聲地）胡屠戶把我的馬

騎跑了！

（飛機聲更清晰了些）

王亮 （攔住趙公德）你不能出去！

（第一個炸彈響了）

（趙公德被嚇得把碗摔到地上）



翠英

(驚慌地跑出來，靠近人羣中) 炸彈!

縣長

(鎮靜地握住周士元的手) 前方緊急了!

(第二個炸彈更瘋狂地響了)

王師長

是時候了!

衆聲

(激憤地) 我們該動手了!

(接連着又是幾個炸彈，門窗被震得亂響起來)

衆人

(大家互握緊了手，堅決地) 我們該動手了!

(接着又是一陣掃射)

——幕 急 落——



第三幕

時間：

黎明之前。

地點：

滕縣縣城的南門。

人物：

周縣長

王師長

警察局長

周士元

王亮

翠英

縣長太太

吳金

吳妻

徐蘭舟

黃筱山

士兵甲、乙、丙、丁、戊、己、庚、辛。

民團隊員甲、乙、丙、丁。

警察甲、乙、丙、丁。

女救護隊員甲、乙。

號兵

担架隊員甲、乙、丙、丁。

傷兵一羣

置景：

城樓偏於舞台的一方，城門關閉着，堆着一人多高的沙袋。城樓上可以行人。城樓中央立一旗桿，城樓的兩端，有登城的階梯。城牆的一端，祇露出兩三個堞口，另一端是綿長地埋於雲天之下，城牆的寬度，可容一人。

開幕：

天空還殘留着稀疏的星光，砲火的餘烟，像成朵的雲片，輕輕地拂過星空，機關鎗，步鎗，全是稀稀落落地響着，這是猛攻後的沉默，準備第二次猛攻的前奏曲。城牆堞口後伏着士兵，模糊的影子不時蠕動。在城門裏，女救護隊員忙着給士兵甲包紮着頭部的傷口。

士兵甲 (呻吟很久以後,痛苦地叫) 媽媽!

女護甲 你覺得怎樣?

士兵甲 (含糊地) 不怎樣。

女護乙 (安慰地) 不要緊,血已經止住了,等一下担架隊就會來的。

士兵甲 我,我不下去,不下去!……我要在這兒看……看……

女護甲 你不能,同志,你的傷……

女護乙 (擺手,不讓她說下去) 同志,上面有命令,這裏是不準受傷同志停留的。

女護甲 是的,你不能。

士兵甲 我……不……能……?……我離開……這兒,我就甚麼也看不着啦!(哭)

女護乙 怎麼,你爲甚麼難過起來呢!

士兵甲 不,我很快樂!……同志,你能够……給我的媽寫封信嗎?……告訴她……我很快樂!

(担架隊員甲乙從右上)

女護甲 自然能,同志,你告訴我們地址吧。

士兵甲 (矇矓地) 唔……

担架甲 (放下担架, 與乙將士兵乙抬到担架上) 重傷! (然後與乙抬起來) 夥計, 打起精神來呀!

担架乙 (疲倦地) 第一百三十八個了! (語畢, 移動着沉重的脚步)

女護乙 同志, 把通訊地址告訴我們。

士兵甲 唔……

(担架甲乙從右下)

女護甲 (傷感地) 他很快樂! 可是, 他不會活了!

女護乙 但願天保佑這些民族解放的戰士不死!

女護甲 何同志, 你也迷信起來了。

女護乙 唉, 人到絕望的時候, 就沒有理智了。喂, 你看, 師長回來啦!

(王師長揹着望遠鏡, 帶着指揮刀, 手裏握着手鎗, 從左方跑上)

女護甲 (王師長跑上階梯時) 王師長, 王師長, 那邊情形怎樣?

王師長 (向上走) 平安!



女護乙 那邊的城牆是被砲火轟倒了嗎？

王師長 (仍向上走) 僅僅一個缺口，已經用沙袋堵好了。同志，要鎮靜服務！

女護乙 是。

(王師長俯着腰走上城樓，剛要搖軍用電話)

士兵乙 操你媽，探頭，老子幹掉你！(砰)

(接着敵人的機關鎗咯咯地咆哮起來，士兵乙丙丁戊己庚辛趕忙伏下了頭)

王師長 誰又放要節省你的子彈！

(機關鎗聲沉寂了)

士兵乙 媽的！像咬空的狗一樣瞎叫！

王師長 (搖三短，搖了幾次，回鎗響了)。南門的城防很鞏固，被轟毀的缺口，完全堵好……弟兄的

損失並不太大，不過，這三天三夜不間斷的激戰實在都疲乏了……精神很好。周縣長你要注意，恐怕天稍微亮一些，敵人要派飛機助戰的，現在我們要嚴厲督促監視哨監視敵人的行動，而且，我們要拚全力打破敵人第六次的圍攻……這，我們要努力支持援軍開到就

好了，要節省，瞄準，一鎗一個！……是的，北門的地勢較優於南門，但是，也要注意，不可疏忽……唔，我知道周團長非常可靠……王隊長掛彩了，哪個王王……亮，王亮……左胳膊……還幹……真是好樣的好，你們一切注意！（放下電話筒，拿起望遠鏡瞭望）

（扭架甲乙上）

女護乙 怎麼這樣快就回來了？

扭架甲 完啦！

女護甲 甚麼完啦？

扭架甲 噯，走半路就死了！

女護乙 死了！

（敵人的砲彈帶着尖銳嘯叫飛過來，王師長機警地彎下身子，看一下手錶，伏在城上的士兵們又趕忙伏下頭。在城牆的遠處，火光一閃，砲彈爆炸了，接着機關鎗又瘋狂般地咆哮起來，一分鐘以後，第二枚砲彈又在第一枚左近爆炸了）

扭架乙 媽的！這是拂曉攻擊。

担架甲 等着吧，鷄快來下蛋啦！

担架乙 哼，他媽，那是一定的。

（敵人的機關鎗停止了）

王師長 （謹慎地直起腰，用望遠鏡瞭望，稍頃，突然地舉起手鎗）不許說話！烟幕！

傳 令 烟幕！

烟幕！（漸遠）

烟幕！（更遠）

王師長 機關鎗預備！

傳 令 機關鎗預備！

機關鎗預備！（漸遠）

機關鎗預備！（更遠）

王師長 （揮着手鎗）猛烈射擊！

傳 令 猛烈射擊！

（機關鎗像爆豆似地響起來。士兵丙丁守着一架機關鎗，做不斷射擊的姿勢。這時，敵方開始攻擊了，砲火，機關鎗，步鎗，織成樞密的一片，砲彈在城裏爆炸着，而且在遠處閃着火光。

女護甲

又開火了！揉了揉眼睛，凝視着砲火）日本鬼子簡直是瘋狂了！

女護乙

（整理着醫藥箱）想拿砲火來毀滅中國嗎？這真是發瘋呀！

（飛機聲，繼而，飛機突然俯衝投彈聲，舞台騷動了，女護甲乙與担架甲乙連忙靠緊沙袋。士兵戊左手受傷了，他提着鎗彎着腰跑下來，手上滴着血）

士兵戊

（走進救護員）同志，快給我纏上！

（女護甲乙一齊下手給士兵戊擦血，敷藥，包紮）

女護乙

看見敵人看不見？

士兵戊

有煙幕，簡直看不清！

担架甲

同志，下去吧。（預備担架）

士兵戊

笑話！我就上去！（言畢急提鎗登城，走上五六階梯與女護等打着招呼）同志，等老王腦子

流出來再見！

（女護等四人興奮地看着士兵戊）

（軍用電話一短一長地響起來）

王師長

（轉身回鈴，拿起電話筒）……是，怎麼，一營第三連完全犧牲了……傾倒的程度……？……十米

達寬！……不礙事，馬上堵塞好，要沉着抵抗！……我就調北城的民團補充！（放下電話筒，接着搖三短，立刻回鈴響了，又拿起電話筒）我王師長……你大點聲我聽不清……哦，周縣長，你轉知周團長立派民團兩大隊，強行軍到南城李家塘填防……喂，喂，請周團長到我這兒來一趟。（放下電話筒）

士兵戊

（敵彈中其頭部，突然抱頭喊起來）兄弟們，趕快給我補一鎗！

（王師長注視士兵戊處）

女護甲

這是誰？

扭架乙

聲音像方才那個王！

士兵戊

（更大聲）補一鎗啊！

士兵己 (從堞口抽回步鎗，擬向士兵戊頭部射擊) 兄弟 (不忍下手)

王師長 (喝令) 珍惜你的子彈!

士兵己 (又把鎗插進堞口) 兄弟 (莫可奈何)

士兵戊 (發狂地滾着) 快給我補一鎗! (沒有人下手，他自己拔出刺刀來，猛然插入胸部) 打倒!

……

(王師長看士兵戊一眼，而後放下望遠鏡，用毛巾揩着臉上的汗水。這時飛機的聲音遠了，敵人的砲火持續着。軍用電話又一短一長地響起來)

王師長 (回鈴，拿起電話筒) 是一營的子彈…… 嗯，命令要節省，要瞄準，一鎗一個! 民國兩大隊即刻

趕到…… 嗯，要沉着死守…… 援軍有電報，(故意大聲說) 不久就開來了，這樣，敵軍的後方一被襲擊，我們就得得手了…… 對…… 缺口堵好沒有…… 嗯…… 那好，注意田營長! (放下

電話筒，拿起望遠鏡望一望，伏着腰跑下城樓，看見女護等四人) 同志，跟我來! (從右下)

士兵己 (側頭看看身旁已死的士兵戊，然後悲感地對士兵庚說) 你看老王還笑着哩!

士兵庚 (側過頭來，苦痛地看了一眼) 你把刺刀給他拔出來吧!

士兵己 (拔刺刀) 喂,你看!

士兵庚 (看看士兵戊) 他躺在我的身邊,我有點兒難過!老靳,我求求你,咱倆把他抬下去好不好?  
士兵己 (向左方窺探,師長走遠了) 好吧。

(士兵己庚夾着鎗,抬士兵戊走下階梯)

(担架丙丁上)

担架丙 讓給我們,同志。

士兵庚 他死了!

(担架丙丁接過士兵戊放在担架上,然後抬走了)

担架丁 多少了?

担架丙 我記不清啦! (下)

(士兵己庚跑上城牆)

士兵庚 (傷感地) 老靳! (伏下去)

士兵己 (伏下去) 甚麼?



士兵庚 我們這一連祇剩十多個了！

士兵己 幹吧！我們也不算是剩下的！

士兵庚 援軍甚麼時候趕到呢？

士兵己 別惦記這個吧，你看煙幕多厚！這些鬼們一定往前爬呢！

士兵庚 不要緊，咱們機關鎗的火力把他們蓋住了！

士兵己 師長來了！

（王師長帶號兵從右上，剛走上城樓，從砲火聲中透出一陣馬蹄聲，稍頃，周士元服軍裝

佩帶武器，慌張地從左上）

周士元 （向後揮手）趕快回去！

（於是馬蹄聲又紛雜地響起來）

王師長 （愉快地）你來了，正好。

周士元 （走上階梯，喘息地向王師長敬禮）有命令嗎？師長。

號 兵 （站在階梯的最高級）師長，吹吧？

王師長 不聽我的命令！還不到時候。（向周士元）北城損失不重吧？

周士元 不重，因為敵人的主力並不在北城。

王師長 （略思）我想再調一調大隊民團到這里來，那方面是不是覺得單薄呢？

周士元 （略思）那行！依我看，再調把警察全調到這邊來也不成問題。（聽聽砲火）敵人的火力全集中城南了！

（敵人的砲火越發猛烈起來）

王師長 （拿起望遠鏡瞭望一下，回頭向周士元）並沒有進攻的模樣，我知道，他是打算用砲轟毀了城牆，然後，才敢進攻，可是三天了，我們的城無大損壞，敵人的砲手可真够劣等了！

周士元 王師長，給周縣長電話吧。

王師長 （轉過身）好。（未及彎腰拿電話筒一顆子彈射中他的頭部，突然傾倒，被周士元攔腰抱住）

周士元 （驚慌地）王師長！王師長！

（王師長的頭從周士元的臂彎上垂懸下來，鋼盔墜落城樓上，額角向外傾注着鮮血）

號 兵 師長，師長死了！

（士兵們起了一陣騷動）

周士元

（落淚，把王師長放倒）他沒有救了！然後，他突然蹲下搖電話：三短，回鈴響了，拿起電話

筒）周縣長嗎？……我是周士元哪，（聲音變為淒慘）師長陣亡啦！……等一下，喂喂，還有

事……師長的命令：北城的民團再調兩大隊到南城來……王亮來也好……還有……

把所有的警察也調到這里來……是的，南城非常吃緊！（放下電話筒，可是，電話立刻又一

短一長地響起來，他回鈴，拿起電話筒）……唔……是……民團兩大隊已到李家塘，好，要

沉着抵抗！（放下電話筒）

號 兵

周團長，我們的師長死了！可是援兵還不到！

周士元

兄弟別慌，提起精神來吧，悲傷也是沒用的。

號 兵

周團長，大概我的號沒用了！

周士元

你預備着吧，兄弟，休息部隊都等待聽你的號聲呢。

號 兵

該吹了，周團長？

周士元 不，還不到時候！我看看你的號響嗎？

號兵 （遞過號）周團長會吹嗎？

周士元 （淒愴地笑着）我當過號兵，（試吹低音的答答）號很好，兄弟，你預備着吧！

號兵 （接過號筒從階梯最高級走上城樓）周團長，我，我忍耐不住了！

周士元 聽我的命令！

（汽車聲，忽停。周縣長拿着手鎗，縣長太太穿着救護隊員的制服，警察局長拿着手鎗，王亮左胳膊用綳帶吊着，右手拿手鎗，從左同上）

縣長 （看見了周士元但是不說話，走上城樓，扶王師長的屍身）王師長……（突然痛哭起來，一分鐘以後）王師長……（止住痛哭，絕望地立起，仰着臉）晚了一切都晚了！

周士元 （激厲地）縣長（然而又無話可說）咱們把師長的屍首抬到城下去吧！

縣長 （搖一下頭，握住警察局長的手腕）你跑一趟，（電話鈴一短一長地響起來，回鈴，拿起電

話筒）……是……趕快堵好缺口……要沉着抵抗……甚麼……援軍，啊，援軍已經有回電，（望周

士元一眼）隨後就到（放下電話筒，接着向警察局長）快一點把徐蘭舟和黃筱山提來。

局長 好，我明白！（走下階梯）

縣長 再帶來一面國旗！

局長 （沒有回頭，急下）好，我明白！

（從左下，接着汽車聲）

（敵人的砲火癱性地轟隆着）

太太 （檢查王師長的傷口）橫穿了額部！

士兵丙 機鎗子彈！上機鎗子彈！

縣長 甚麼都快完了！（向士兵丙）節省子彈，瞄準射擊！

士兵丙 烟幕太大，我們火力小了壓不住啊！

縣長 （莫可奈何）總之，我們要節省子彈，我們要……（電話鈴又一短一長地的響了，回鈴，拿

起電話筒）是要穩住陣角……不要怕，火力集中射擊……生力軍兩大隊就開到了！

……要節省子彈！（放下電話筒）

周士元 怎末樣？

縣長 李家塘城外一部敵人開始衝鋒了！

王亮 第四五兩隊還不上來！

（殺殺的聲音，由遠處盪漾過來）

號兵 吹吧！周團長？

周士元 吹吧！

（號兵吹衝鋒號，殺聲漸漸地近了，大約兩分鐘之後，民團隊員甲乙丙丁與警察甲乙等六人帶着壯烈的殺聲從右衝上城樓，然後分佈幾個堞口，伏身射擊，衆人的精神爲之一振。號止）

太太 （向縣長）我們應當把王師長抬到下面去。

縣長 等一會兒。

太太 我們應當早點把他埋葬起來！

縣長 等一會兒，（向左翹望，稍頃，舉手指遠方）那是不是翠英？

王亮 是她，是她，後面還有兩個人哩。

周太太 那是吳金跟他的女人，哦，真可憐，你看，你看，他還舉着他的瞎眼虫呢！

周士元 她把他們又領來做甚麼呢？

縣長 氣死我啦！走一步，跟一步，我看我再走他們還跟不跟？

太太 沒用的東西！

（翠英持步鎗，吳金一隻手揹着小行李捲，一隻手提着鳥籠，鳥籠里面有隻黃雀，吳妻的頭髮披散着，一隻手提着一把鐵壺，一隻手緊緊地抓住吳金的後衣襟，從左慌張上。）

翠英 你們看看縣長跑沒跑！

（吳金，吳妻同時向城樓上望一望，沒有說話，似乎放安心似地把手里的東西放下，然後疲倦地坐下去。）

周士元 （俯首向翠英）你把他們帶來做甚麼？

翠英 （走上階梯）他們逼着我帶他們來，他們怕……

（汽車聲，警察局長帶着五花大綁的背後交插着日滿國小紙旗，腳帶鐵鐐的徐蘭舟和黃筱山從左上，警察兩個押在後面，警察丙夾着一面國旗。走到階梯時，徐黃胆怯不前。）



局長（打徐蘭舟一個耳光）上來！

徐蘭舟（勉強走上）士可殺，不可辱也！

衆 聲 殺死漢奸！

黃筱山（走上城樓，看見王師長的屍首）哼！這是抗日的結果！然後用下巴指着城里的火光

周縣長，你看一看，滕縣的人民受你的塗炭了！

徐蘭舟 時至今日，祇好付之一笑！

周士元（打徐黃一人一個耳光）不要臉！

徐蘭舟（正色地）士可殺，不可辱也！

（局長從警察內拿過國旗遞給縣長）

縣長（接過旗，走近旗桿，預備升旗，向號兵）兄弟，吹號啊！

號 兵 是，（吹升旗號）

（悲壯的號聲，一直把國旗送到桿頂，國旗隨着黎明之光，飄展開雄偉的姿勢。衆人在興奮地仰望她，呼聲止了。縣長，周士元，局長，縣長太太四人把王師長的屍首抬到旗桿附近

縣 長

跪下！

（徐黃互相看一眼）

局 長

跪下（用力推徐黃的脊背）

（徐黃同時跪倒）

徐蘭舟

（聲音顫抖地）士可殺，不可辱也！

縣 長

（走到徐黃身後，向國旗立正）祖國，英勇的烈士，我為你們復仇了！（言畢抽出手鎗砰砰兩下把徐黃斃倒，接着又放兩鎗）

周士元

他死了，珍惜我們的子彈吧。

縣 長

死了！砰砰又放兩鎗！他死了！（隨後手鎗滑脫下來，自語地）我第一次這樣殘暴……

我殺了兩個人！兩個不知恥的漢奸！翹望着城里的火花，傾聽着四周的砲聲！我為祖國，我為英勇的烈士復了仇！（愉悅地走向城牆邊）

王 亮

小心，縣長！

縣長 不要緊（鎮定地向敵人陣地瞭望）現在一切都晚了！一切都完了！可是，一個月以來我已經盡到我的力量！

局長 （走上前拉着縣長的衣袖）往後一點兒，這兒危險！

縣長 （絕決地）兄弟們！敵人衝上來了！我不能做敵人的俘虜！（跳城）

衆聲 縣長！

（一枚砲彈落在城樓外附近，衆人本能地伏下去）

太太 （祇有她爬向堞口，發狂地）縣長！異之！

（吳金，吳妻跑過來望望城樓）

吳金 縣長跑啦！

吳妻 我說他一定要拋下我們的呀！（哭）

周士元 （命令）兄弟們集中火力！

（局長，王亮，翠英均伏下射擊）

（敵人的砲火密集了）

號 兵 我要吹了！

周士元 兄弟，吹吧！

（號兵挺起胸部吹衝鋒號）

太 太 （哭涕着跑下城樓，大喊）受傷同志敵人衝上來了！（左下，喊聲不斷）

吳 金 你往哪兒跑？（追去）

吳 妻 跟緊她呀！（同下）

（在砲火，呼叫，號聲，絞成一片的時候，黎明的陽光，從城樓的後面漸漸上昇着，國旗更威

揚地飄展起來，然而，號兵的背部突然中彈了，他倒下去，號筒並沒有離開他的嘴唇，號聲

斷了）

周士元 （轉過身子）你，你怎末的了？

號 兵 （舉起號筒）你吹吧！你……你……你……你……（倒下去）

（周士元奪過號，接着吹起來了。這時義勇軍進行曲突然悲壯地唱起來，接着無數個傷兵持鎗從左右衝上。歌聲，號聲，砲聲，鎗聲，喊聲震撼了舞台。國旗在初昇的日光中飄揚着，

怒吼着……)

——幕漸落——

三八年五月